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金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

詩曰： 千葉蓮臺上，畫門為掩關。
偶同靜者來，正值高雲閒。
寂爾方丈內，瑩然虛白間。
千燈智慧心，片玉清羸顏。
黛色落深井，濤聲寒陰山。
金毛稱道長，立地絕人寰。

卻說金毛道長一手拿過旗來，說聲「磨」，起手就磨。佛爺爺更不多話，輕輕的捧出個紫金藥葫蘆來，旋開了頂蓋，一道金光，直射北天門上。金毛道長才在動手，猛聽得半天上一個人叫道：「哪個敢擅自磨旗哩？」金毛道長起頭一看，你說是哪個？原來是個「披髮仗龍泉，掃蕩人間妖孽；化身坐金闕，護持天下生靈」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。這正叫做國有王，家有主。金毛道長見了真武爺，豈再敢胡亂？只得據了旗，飛身而起。金光射處，早已現出一個黑臉兜鬚大元帥來，一會兒又現出一個丹陵勝火大元帥來，一會兒又現出一個皎陵聖水大元帥來。真武爺道：「你們四將怎敢擅離天門，下方作亂？」四將道：「小將們有罪，總乞仁慈！」真武爺喝了一聲，即時化出四朵白雲，一個神將站在一朵白雲之上。真武爺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只見那四朵白雲，就變成了四座冰山，把四位神聖收拾得連聲叫苦。

真武爺說道：「你有甚麼本領？假充甚麼護國軍師，假稱甚麼金毛道長！你們眾人怎麼又敢助他為虐？怎麼又敢欺侮佛爺？」叫聲：「陰山鬼判在哪裡？」陰山鬼判答應一聲：「有！」真武爺道：「我這水火四聖，不遵玉皇爺爺聖意，擅離天門，下方作亂。你與我把他都打到陰山之地，教他永世不得翻身。」陰山鬼判舉起手來就行不善。

佛爺爺早知其事，一道金光，逕到北天門上，見了真武爺，說道：「看貧僧薄面，饒了這四位大聖罷。」真武爺道：「這廝都不守我令旨，擅離天門，擅自吵亂下方世界，情理難容！」佛爺爺道：「差了。是貧僧相請你來，你若貶他到陰山之地，卻不壞了我佛門中德行。」真武爺聽知道壞了佛門中德行，即時依允。四座冰山，仍舊是四朵白雲；四朵白雲，仍舊是水火四聖。怎麼真武爺聽知壞了佛門中德行，即時依允？原來真武爺由玄門中出身，歸佛門中正果，你不看他道號南無無量壽佛，因歸佛門，故此怕壞了佛門中德行，即時依允。水火四聖磕頭再拜，各歸方位。

佛爺爺又拿起個紫金藥葫蘆來，收了真武爺的真性，一道金光，又轉到南瞻部洲北京城上。張守成看見佛爺來，不敢怠慢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佛爺道：「萬歲爺龍體如何？」張守成道：「自從真性轉北天門，龍體漸覺違和。」佛爺道：「你快捧這個紫金葫蘆兒去。」

張守成雙手捧著，戴著斗篷，披著蓑衣，逕落到長安街上，搖搖擺擺，瘋又不像瘋，醉又不像醉。早有一個番兒手說道：「這戴斗篷的道士，卻不是那個張躡躑麼？」這一聲張躡躑不至緊，就哄動了九門民快，五城兵番，漫街塞巷的人，都擁住了個張躡躑。一擁擁到演象所，張躡躑說道：「你們都擁著我做甚麼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你還敢說道做甚麼？你是個欽犯。禮部大堂老爺出得有榜文在外面，拿住你的官給賞銀百兩。」張躡躑道：「怎麼我是個欽犯？我有何罪，出下榜文拿我？」眾人道：「自從你這個躡躑道士驚動了當今萬歲爺，萬歲爺龍顏不展，減膳撤樂，連累禮部尚書老爺，費盡了多少心機，耽盡了多少驚恐，正沒處拿你。你還敢在這裡大搖大擺，開大口，說大話，欺負人不曉得你麼？」張躡躑道：「你們不消囉唆，只拿我去見禮部老爺就是。」眾人擁他到禮部堂上。禮部堂上帶他到朝門外，聽候旨意發落。朝裡傳出一道旨意來，著道士錦衣衛監候。張躡躑說道：「不消監候，只消貧道看了萬歲爺的龍脈，即時病癒，萬壽無疆。」

傳奏官傳進宮闈裡面，卻又有一道旨意，著朝文武百官，誰肯保舉張道士看脈？又是禮部尚書老爺出班保奏。保奏既畢，尚書老爺說道：「龍脈還是怎麼樣看？」張躡躑道：「貧道是個方外人，萬歲爺是個當今帝王，誰敢把個手去看脈。你叫過一個宮內老公公來，教他拿了一根大紅絲線，卻要百丈之長，裡面那一頭放在萬歲爺的脈上，外面這一頭遞與貧道。不是貧道誇嘴，可以包看包愈，萬壽無疆。」尚書老爺依他所言，逐一奏過。即時准了，連忙喚了一個老公公，遞出一根大紅絲線來。張躡躑接在萬歲爺的脈上撫摩。九重官裡，龍顏大喜，百病消除。怎麼這個道士竟醫得病癒？原來紫金葫蘆兒裡面的真性，借著這根大紅線兒，透到了心窩內。號脈只是個行文，故此傳流到今，都說道：「太醫院號脈是紅線脈。」這正叫做以訛傳訛。世上的俗說如此。這佛爺爺的運用妙不妙？張三峰的過付高不高？

卻說萬歲爺堯眉轉彩，舜目重明。頃刻裡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萬歲爺升殿，只見：

秋風闐闐九門開，天上鳴鞘步輦來。
萬樂管弦流紫府，千官簪佩集鈞臺。
華胥雲霧凝仙杖，南極星辰入壽懷。
既醉太平均五福，明良賡載詠康哉。

萬歲爺升殿，兩班文武誠歡誠忭，稽首頓首，不勝之喜。聖旨一道，宣上禮部尚書老爺，欽賞綵帛金花，特進宮保。尚書老爺叩頭謝恩。又有聖旨一道，宣道士張守成。都說道：「這道士今番時來運來，受用不盡。」哪曉得這個道士先前去了，滿朝內外哪裡去尋個張守成？就是滿城內外也沒處去尋個張守成。聖旨一道，敕封大羅天仙。仍著兩京□三省大小衙門，如遇張三峰到處，許指實奏聞，以便宣召。張守成只作不知，跳在半天之上，回覆了佛爺爺的話，歸到名山洞府。

佛爺爺一道金光，又來到西洋撒發國寶船之上，見了元帥。元帥說道：「昨日承國師尊命，五□名鐵甲軍拿住那個金毛道長。哪曉得那個道長又是一個王神姑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又是一個王神姑？」元帥道：「只得一副披掛，皂羅袍，白玉帶，束髮冠，哪裡有個道長皮兒罷。卻又不是一個王神姑？」國師老爺卻把個先轉南朝取真武爺的真性，收服了這個金毛道長，後轉南朝送真武爺的真性，敕封了張三峰各件事故，細說了一遍。這一說不至緊，把二位元帥吃了老大的一驚，都說道：「有這等的事？國師老爺有這等的神通？」馬公道：「終不然南京移在北京去了。卻不知北京城裡，比南京還是如何？」洪公道：「北京城裡，不知可禮監做得如何？」侯公道：「北京城裡，不知我們內相府做得如何？」王公道：「北京城裡，不知可有南京的燒鵝、燒鴨、燒雞、燒蹄子麼？可有南京的壇酒、細酒、璧清酒、三白酒、靠櫃酒麼？」

三寶老爺道：「你們有這些閒講，只說這個金毛道長，怎麼不見了形影？」國師道：「比如得道的神仙屍解一般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這道長再不來了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費盡了這許多心事，怎麼他又會來？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差哪一員將官進城去取下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再往前去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且拿過那碧水神魚來，我這裡問它。」左右的解上碧水神魚來。國師道：「你是個甚麼魚？」神魚道：「小的是個碧水神魚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原是個甚麼出身？」神魚道：「小的原是一條曲鱸修行了有千百多年，成了一條龍。成龍之後，卻又錯行了兩，玉皇大帝見責，貶小的做個碧水神魚。」國師道：「你當初為龍，怎麼今日又為魚？」神魚道：「連小的自己也不知道。就像魯牛哀得疾，七日化為虎。形體變易，爪牙施張，其兄將人糧而食之。當其為人，不知將為虎；當其為虎，不知將為人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這千百年修行，分明也到好處，哪曉一旦成空。」神魚道：「小的正是習上千日不足，習下一日有餘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還歸海去罷！」神魚道：「小的幸遇佛爺爺，望乞佛爺爺超度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拿出手來，我與你一個字兒去罷。」碧水神魚伸出手來，接了佛爺爺一個字，叩頭而去。元帥道：「國師在上，怎麼得這個國王的降書降

表？」國師道：「既沒有了金毛道長，但憑元帥高裁。」

元帥即時傳下將令，著前後左右四營大都督，各領兵一支，攻拔四門，務在旦夕，不得有違。又傳一道將令，著左右先鋒各領兵一支，左右策應。將令已出，各將官領兵前去。未久之時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左營大都督黃棟樑敗陣而歸，鬼見愁的疾雷錘都不濟事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有一個報道：「右營大都督金天雷敗陣而歸，神見鬼的任君銳也不怎麼。」道猶未了，又一個報道：「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敗陣而歸，喜得流金馬瓜千里馬還跑得快些。」道猶未了，又一個報道：「後營大都督武狀元唐英敗陣而歸，險些兒爛銀盔都丟掉了。」道猶未了，四營大都督敗陣而門，若不是個左右先鋒先後策應，就一敗塗地，無了無休。二位元帥方才捉了金毛道長，討一個喜；聞著這一場凶報，又添了一憂。

老爺道：「敢是金毛道長不曾死麼？」王爺道：「國師之言，豈有虛誑。只問這些敗兵之將，便曉得是個甚麼緣由。」道猶未了，四營大都督一齊回話。元帥道：「怎麼你四個將官一齊敗陣？」四將道：「非干末將們不才敗陣，爭奈四門上四個將官，都是個天神天將，統領的都是些天兵天卒，末將們不是他的對頭，故此敗陣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天神天將？」四將道：「東門上一員大將，自稱青毛道長；南門上一員大將，自稱紅毛道長；西門上一員大將，自稱白毛道長；北門上一員大將，自稱黑毛道長。都有三□多丈長，只是面貌、服飾不同。一個噴火，一個就弄煙，一個呼風，一個就喚雨。任你萬夫不當之勇，沒去用處，故此末將們大敗而回。」元帥道：「還請國師來，看他怎麼處治。」王爺道：「連日難為國師，不如去請天師來罷。」即時請到天師。

天師不敢怠慢，收拾出馬。那四員番將看見天師，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一齊吆喝道：「你做天師的人，怎麼枉刀殺人？」天師不知其情，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，遣下一員天將。天將還不曾看見來在那裡，東門上青毛道長狼一聲呼，只見青天白日一個響雷：

萬壑千峰起暮雲，乾坤倒影鑄氤氳。

飄飄人世間鈞樂，霹靂天門謁帝君。

雷響還不曾收聲，北門上黑毛道長狼一聲呼，只見陰雲四塞，黑霧漫天：

山川迷舊跡，雷電發先機。

冉冉谷中起，遲遲雨後歸。

掛林初作陣，披石忽成衣。

豈是無心出，從龍願不違。

濃雲深處，南門上紅毛道長狼是一聲呼，只見劃喇一聲，爆出萬萬丈的火光：

赫赫炎炎只自猜，祝融飛下讀書臺。

圓淵千里傳焦石，武庫雙旌失舊釵。

火光萬道，正在炎威猛烈之處，西門上白毛道長狼是一聲呼，只見翻天覆地的兩倒將下來：

陰雲特地鎖重城，寒雨通宵又徹明。

茅屋人家煙火冷，梨花院落夢魂驚。

雷又響，火又燒，雲又黑，雨又大，四下子一齊來。

天師倒也好笑，只得撇卻青鬃馬，跨上草龍而起，歸到寶船上，見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天師出馬，功展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匡耐四個道長又是有些蹊蹺。」馬公公道：「這些道長，敢是金毛道長的師弟麼？不是師弟，怎麼同著『毛道長』三個字？」洪公公道：「喜得還是個毛道長，若是個鬍子道長，還有些蹊蹺哩！」侯公公道：「只是上鬍子道長還可得，若是下鬍子道長，還有些蹊蹺哩！」王公公道：「怎見得下鬍子道長，又還有些蹊蹺？」侯公公道：「你不記有個口號兒？」王公公道：「甚麼口號兒？」侯公公道：「一個嬌嬌，兩腿蹊蹺，三更四點，蠟燭倒澆。這卻不是下鬍子道長，又蹊蹺哩！」元帥道：「既是這些道長蹊蹺，還去請教國師罷。」天師道：「不消國師，貧道還有個處治。」

到了明日，天師預先躡罡步斗，咒劍書符，收定了元神，輪回了神將，卻才出馬。四位道長看見個天師，就一擁而到。天師道：「你們站著，各顯神通，不許仍前這等撮煙弄火。」四將道：「我們就站著在這裡，你待何如？」天師起眼一瞧，只見前面站著一個大將，自稱紅毛道長，身長三丈四尺，紅頭、紅臉、紅盔、紅甲、紅袍、紅袖。後面站著一個大將，自稱黑毛道長，身長三丈四尺，黑頭、黑臉、黑盔、黑甲、黑袍、黑袖。左邊站著一個大將，自稱青毛道長，身長三丈四尺，青頭、青臉、青盔、青甲、青袍、青袖。右邊站著一個大將，自稱白毛道長，身長三丈四尺，白頭、白臉、白盔、白甲、白袍、白袖。

天師拿出手段來，照著前面的道長分頂一劍劈下來。這一劈就劈做兩個紅毛道長，都是一般樣兒長，一般樣兒紅頭、紅臉、紅盔、紅甲、紅袍、紅袖。天師擊過劍來，攔腰又一劍。這一劍就攔做四個紅毛道長，都是一般樣兒長，一般樣兒紅頭、紅臉、紅盔、紅甲、紅袍、紅袖。

天師喝聲道：「咄！你把這分身法來謊我麼？」道猶未了，後面的黑毛道長高叫道：「你這牛鼻子道士，曉得甚麼分身法哩！」天師轉過手來，也是劈頭一劍。這一劍卻劈得巧，一劈劈做兩半個，一邊一隻眼，一半鼻子，一半口，一隻手，一隻腳。眼會看，鼻子會動，口會叫，手會掄槍，腳會跑路。天師擊過劍來，也是攔腰一劍。那一劍又攔得巧，攔得上一段，兩邊頭，兩邊胳膊，兩邊手，都懸在半天之上；下一段兩邊腰眼骨，兩邊腳孤拐，都跑在草地之下。頭也會搖，胳膊也會動，手也會舞，腰眼骨也會擺，腳也會走。

天師喝聲道：「咄！你這妖邪術法，敢在我天師面前賣弄也！」道猶未了，左邊的青毛道長高叫道：「你這牛鼻子道士，何不早早的投降，免得受我一刀之苦！」天師惱起來，掃腳就是一劍。這一劍掃得又有些巧處，掃出一道青煙從地而起，起在半天雲裡。煙頭上坐著一個青毛道長，青頭、青臉、青盔、青甲、青袍、青袖，笑嘻嘻的叫道：「好牛鼻子道士，籽狠劍也！」天師也不答應他，又是掃腳一劍。這一劍，青煙就高一丈。又一劍，又高一丈。一直高在天頂上去了，那裡又有下手他好。天師道：「你也只是這等的本領麼？」青毛道長道：「我怎麼沒有本領？」天師道：「你既是有些本領，怎麼跑出一溜煙來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右邊白毛道長高叫道：「你這牛鼻子道士，說甚麼人跑出一溜煙來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可吃得我這一劍起麼？劈頭就是一劍。這一劍去得凶，分頂就是兩道白氣冲天。兩道白氣上，就頂著兩個白毛道長。天師又是一劍，就是四道白氣冲天，四道白氣上，就站著四個白毛道長。天師又是一劍，就是八道白氣冲天，八道白氣上，就站著八個白毛道長。天師看見他來得凶，跨上草龍，趕到雲頭上。只見四面八方都是些道長，也有長的，也有矮的，也有圓圓的，也有半邊的，也有兩架的，也有四架的，蜂擁而來。天師左一劍，右邊又擁來；右一劍，左邊又擁將來；前一劍，後邊又擁將來；後一劍，前邊又擁將來。正叫做：寡不敵眾，一不敵倆。天師沒奈何，只得騰空而起，歸了寶船。

到了明日，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些毛道長分明是個邪門小術，怎麼不奈他何！我今番不免拿出個寶貝來耍他一耍，看是何如？」天師出馬，四個道長又是一擁而來。天師更不打話，袖兒裡撇出九龍神帕來，漫天一撇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任你個甚麼毛不毛，道長不道長，想也難脫我這個地網天羅。」把個九龍神帕收將回來，原來這些毛道長有好些弄嘴。怎麼好些弄嘴？一個在帕上，一個在帕下，一個在帕前，一個在帕後，一收收將回來。這正叫做：夜靜水寒魚不餌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哪裡有個甚麼道長？天師道：「看這些毛道長不出，盡有些本領哩！」沒奈何，只得拜求國師。

國師道：「一個金毛道長費了許多事，怎麼又有四個道長？待貧僧看他兒，看是個甚麼出處。」即時高張慧眼，看了一回，只見四個道長頂陽骨上俱有一道白氣。國師道：「這又是個甚麼天神天將，真費力也！」立地時刻叫過王明來，吩咐他拿了虎頭牌在手裡，摸進城去，且看國王何如。

王明得令，一手拿了隱身草，一手拿了虎頭牌，進了城門，又進了朝門，一直走到番王殿上。番王正在坐朝，兩邊番文番武，番官番吏，都在那裡叩頭禮拜。王明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到好嚙嚙番王，取他首級，爭奈不曾帶得刀來。」想了一會，心裡說道：「也罷，我有個道理。」就要取出張刀，張開個大口，放出聲氣來，嘎嘎的大笑三聲，哭了三聲，把兩隻手左一掏，掏不著個刀，右一摸，摸不著個刀。心裡又說道：「人人都說是笑裡藏刀，我笑了三聲，偏不見個刀在哪裡。」這是自己心裡說話還不至緊，只見個虎頭牌也就講起話來，說道：「王明哥，王明哥，你滿口裡都是些苦味，怎麼取得個刀出來？」王明說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一個虎頭牌也會講話。也罷，我問你，怎麼我口裡苦，就取不出個刀來？」虎頭說道：「你就不曾看過胡三省《通鑑》？《通鑑》上說道：『口蜜腹劍。』你口裡沒有蜜，怎麼肚裡會有個刀？」王明道：「這個也講得有理。只有一件，你不過是個畫成的老虎頭，怎麼鬚會搖，口會講話？」虎頭說道：「王明哥，你是個笑裡藏刀，我是個毛裡開口。」說得好笑，又笑了三聲。

這一會兒笑了又說，說了又笑。自家倒不覺得，卻把個番王番官都吃了好一嚇，都說道：「哪裡這等笑得好？哪裡這等說得好？」番王心上就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個笑的說的，只怕是南朝那個王明麼？」眾人聽見「王明」兩個字，你也把隻手去摩一摩頭，我也把隻手去抹一抹腦。你說道，還好哩，你的頭在哩！我說道，還好哩，我的腦在哩！王明說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今番要賣弄一個手段把他看看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放下了隱身草，只見真是一個王明，直挺挺的站在堂上。番王起眼看見是個王明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一轂碌爬起來，望後宮裡面只是一跑。一邊跑著，一邊口裡叫值殿將軍拿住王明。值殿將軍又說得好，說道：「你的頭說是頭，生怕王明砍哩！我們的頭便不是頭，便不怕王明砍麼？」一聲吆喝，一擁而去。一座殿上，只剩得一個王明。

王明說道：「老虎不吃人，只是壞了名色。這些人都不來相見，怎麼轉去回覆國師？也罷，不如與他講個和罷。」叫聲道：「國王，你出來，我有話和你講哩！」番王在裡面答應道：「我不出來，你會殺人哩！」王明道：「我刀也沒有，怎麼會殺人？」番王道：「我曉得殺人不用刀哩！」王明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我說了不殺人，怎麼又幹這個勾當？」番王道：「你既是真不殺人，先叫我們的文武百官出來，我隨後就出來也。」王明又叫到文武百官。那滿朝的文武百官，都怕的是王明，都說道：「你南朝人說老實還不老實，前日走的有個樣在那裡。」王明說道：「我今番是真老實哩！」百官道：「你手裡拿著一個老虎，要吃人哩！還是說老實。」王明道：「你錯認了，我拿的不是老虎，是個虎頭牌。」眾官道：「虎頭牌是做甚麼的？」王明道：「是我元帥的頭行牌，上面寫著是下西洋的緣故。」眾官道：「既是寫著下西洋的緣故，你可念來，我們聽著。我們就好出來。」王明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念來，你們聽著。」念說道：

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某為撫夷取寶事：照得天朝歷代帝王傳國玉璽，歷千百年，遞相授受，奈被元順帝白象馱入西番。我大明皇帝盛德既膺天眷，宗器豈容久虛？為此欽差我等統領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下西洋，安撫夷邦，探問玉璽等。因奉此牌，仰各國國王及諸將領知悉：如遇寶船到日，許從實呈揭玉璽有無消息，此外別無事端。不許各國因緣為奸，另生議論，致起爭端。敢有故違，一體征剿不貸！須至牌者。

眾官道：「你們戰將千員，敢是連著那道士、和尚數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出家人怎麼算做個戰將。」眾官道：「你可算在裡面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我們不過是個小卒，只可算在雄兵百萬里面。」眾官聽知王明這幾句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心裡想道：「這等的道士、僧家，還不算做個將官，不知那戰將千員，還是怎麼狠哩！這等一個王明，只算做雄兵百萬，卻不就有一百萬個王明，又不知如何狠哩！我們撒發國怎麼做得他的對頭。」卻一齊跑出來，一齊磕上幾個頭，都說道：「王將軍饒命罷！這一陣子爭鬥，非干我們之事，都是總兵官和金毛道長的主意。」王明道：「以前的事俱罷了。只如今四門上四個道長，又是哪裡來的？」眾官說道：「並不干本國之事，俱不知道他是哪裡來的。」

畢竟不知道這四個道長是哪裡來的？且聽下回分解。